

呂東萊

韓昌黎

王臨川

曾南豐

柳柳州

歐陽修

蘇老泉

黃山谷

蘇東坡

司馬溫公

唐宋十大名人

續
片

上海新文化書社印行

呂東萊尺牘

與汪端明聖錫 壬未七月

恭審出命中宸，升華次對。除書甫下，公論僉諧。竊維侍郎丈名德之重，宜在本朝力扶正論。今茲遷授，特遜用常典，固未足爲深賀也。邊遽未寧，入秋已十日，尙不聞大有設施，可爲寒心。大人處比得近書，目前亦且安靜，未知將來何如耳。某已引見候告，濡滯留臨安百餘日，近方還會稽。初欲就桐廬舊闕，旣而思之，恐不察者謂邀求近次，遂一聽之。今所待闕雖四年有餘，然專意爲學之日甚長，政所欲得也。第遠違誨席，所當致力先後之序，茫然不知端倪。若蒙因時賜書，曲賜開踰，幸甚。

又乙酉正月

某區區之跡，昨侍行歸自黃岡，留會稽外祖處數月。中冬復過浙西，絜提幹家叔一房歸婺，今還舍餘六旬矣。侍下無它事，得以專意書冊。但冥頑之質，獨學寡陋，殊無所發明。瞻望函丈，在天一涯，無從側聽警欵，下情但深企仰和議，审定目前，遂可奠枕。然所當慮者，政在此而不在彼也。開府方初竊想威惠並舉，以大填拊一方之民。惟念蜀遠在萬里外，有鄰敵旁有師屯，下有五十四郡之衆，屈信呼吸，安危繫焉。敢祈覃精籌度，博稽衆謀，以寬西顧之慮，幸甚。國博丈去就之節凜然，可以爲吾道賀。今茲咨膺召命，聞旣至都下，計已有除擢矣。

又乙酉四月

開府亦既踰年，雖久於外服，甚鬱公論。然西南萬里，得以奠枕，亦豈小補哉。司諫丈盡言極論，進退以義，直節凜然。吾道之光也，甚盛甚盛。計程當已至豫章，想安問自絡繹蜀固多士，成都又蜀之樞會，鑒裁之下，得人必夥。當人物衰謝之時，政賴曲加誘掖，摩厲以共扶此道，此實先生長者之任也。范集錄板畢工，欲求一編誦閱，因便倘蒙付示，幸甚。

又丁亥九月十四日

恭聞入覲，已次近境。纍然喪次，無繇趨伏道左，下情第深悵快。厥今公道統盟，善類宗主，邦家之所倚賴，斯民之所依歸，皆無在侍郎丈右者。凡出處進退之際，實消長否泰之端。儻誠意交孚，元氣可復，則固當身任天下之重。先後本末，自有次第，不必徇匹夫之小諒，避世俗之小嫌。苟或未然，則道不可輕用，物不可苟合。謂宜明去就之義，以感悟上心，風示天下，使後進有所矜式。於吾道固非小補也。此在侍郎丈想素有定論，但託在門牆之久，不敢不盡其愚耳。抑又有一說，人情物態，向背離合，古今所同。惟觀函蒙包納，不見畦畛，以潛消彼此異同之端，衆正之福也。

又癸巳

治疊想已就緒，雲山勝概，亦可舒豁煩滯。但當舟車之會，若及今便立規摹，令應接不至費力，亦清心省事之一端也。書籍分貯數處，積歲久不次比，豈無蠹毀之虞？莫若以時收集爲善。陳益之在永嘉城下居，亦累月不得書矣。近建寧刊一書，名五朝名臣言行錄，云是朱元晦所編。其間當考訂處頗多，近亦往問元晦未報，不知嘗過目否。前輩言論風旨，日遠記錄雜說，後出者往往失真，此恐亦不得不爲之整頓也。

又癸巳

僕居侵久，治疊當已就緒，酬酢漸令就省，尤善。入夏不遠，暑中應接，尤非頤養之宜也。言行錄或因繙閱時，遇有訂正處，口受侍傍者抄出，似不爲煩，而於後學甚有益。某少暇亦當試據所聞見攷求續當請教。近亦因書嘗語元晦得報，亦甚欲得討論也。

又

近欲刊橫渠集，已刻數板矣。而子澄具道嘗聞誨諭，在成都所傳，得於橫渠之孫，最爲詳備。今卽令輟工，耑遣人往拜請，敢幸悉以付去人。或尙留黃岡，亦告遣一介往取。令此人候伺數日，無害也。使學者得見全書，亦非小補。儂籤秩糞錯，小史輩不能檢尋。儂伯時昆仲以成就此段爲念，毋憚出郊之勞，尤爲厚幸。願不敢請耳。

又甲午

某哀苦不死，行復祥祭，追慕荼毒，無復生意。它不足勤尊念，向見劉子澄傳道尊意，是時以四方士子業已會聚，難於遽已。自今歲悉謝遣令歸，蕭然遂無一事，却得專意爲學。違去函丈之久，倦倦馳鄉，形於夢寐，免喪決當造門，求旬月之款，但遲速未可預計，要不出夏秋之間耳。洛中文字，續檢得告，因便付示。蓋朱元晦屢趣，欲早補綴也。元晦所定祭儀，亦望送下。或傳伯時之官，欲爲迎侍，計果否。一動似亦匪易，而若雪地近，亦不無當慮者，更覲審處也。自餘子澄當能具道。

又甲午

某哀傷之餘，無復生理，他不足勤軫記，瞻視不至妨繙閱否。默坐靜養，久有自趣。至於酬酢頗軒，遠覽熟視，皆損目力，非獨於書冊當撙節也。元晦祭儀配祭一段，其說固有從來。配以元妃而繼室別享，固欲省並侑之瀆。然奉祀者，或繼室所出，乃廢元妃之配，無乃以私而廢公，以卑而廢尊乎？不知嘗爲裁處否。忌日之變，兩說似輕重未適中，亦須熟議也。元晦書已領，欽夫亦猶未得安，間每念之也。原伯舅氏宮祠，亦未曾見正報，然近得書，已歸次九江矣。許冲元集，某偶到墳山，已令舍弟經檢付來。人舍人丈季子有立如此，足以知世德之不墜，想甚慰尊意。

又甲午

某哀傷之餘，志意摧落，無足言者。以事勢度之，必可藏拙里巷。初擬改月請詞，復恐其不察，以爲有所徵求，尙爾遲遲也。橫渠遺文，俟元晦送到，即附刊於後。伊川唁富鄭公書及呂和叔帖，前此皆未見。和靖論春秋帖舊却有之，欽夫近連得書，已全復舊矣。

又甲午六月

近造函丈，非惟積年依鄉之誠，得以開釋。而旬日獲聽教誨，警省啓發，周浹篤至。敬當服膺佩戴，不敢廢忘。還舍幸無他不足勤尊念。金華連得雨，高下沾足，歲事已可望。不知三衢復如何。善言錄、橫渠錄、謹先拜納。尹和靖論語跋亦錄上。其餘孔諫議章疏及經義之類，潘叔度已附往向蒙尊諭，欲作德清高丞書取高侍郎所藏伊川語，儻得之，望賜示及通鑑編類異時或可檢尋，亦望付下。此間却可續成也。今因陸九淵主簿行謹此附起居。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勁直，輩流中少見其比，恐不可不收拾，惟開懷成就之爲望。

又甲午七月

某掩關塊處，殊無進益。承贊歟雖新已，復傾仰聞居，幸少拘紲，年歲間自可再叩函丈。近得朱元晦書，亦擬俟辭受定會於懷玉山中也。高丈手抄伊川錄，更祈留念，但期於獲見遲速，則不敢計也。通鑑編類，倘已檢出，望蚤示下。唐史僕射班次，訂正甚明。李習之所載，想是得於傳聽，未嘗深攷。大凡記錄故實，雖同時人舛駁，蓋亦時有之，不可便以爲斷也。

又甲午

上饒之居，有定議否？朱元晦約來春至，同爲天台雁蕩之遊。或謂渠久不出，今雖尋山，然適當一二公登用之時。自遠而近，恐不察者或以爲疑。此誠過慮，告試爲斟酌，儻渠出果有嫌，則某却當入閩訪之，往還必皆得款侍。若元晦可出，亦須送之至衢度，侍見之期，要不出三兩月間，預以爲慰。

與曾大卿原伯

往見三八舅，言張子韶得程致道湖上修史例，遂有欣然之意。當時已知此老志氣之衰。今日諸公亦以朝謁可免爲言，某病在手足耳，若心志則未也，何至頓迷取舍乎？

與艇齋曾先生裘父

某區區之迹，自罹憂患，屏居五年，閨戶湛習故書，粗似安適。去歲偶復有冊府之命，黽勉此來，供職亦踰半載。湛浮癩食，殊愧初心。誨警箴規，惟門下是望。先人交游凋落，向盡海內。父執如契丈，不過一二人而已。所以惓惓歸誠，非若簡牘之虛也。趙景明兄弟來，能具道比來啓處之詳，雖未獲侍坐，亦足少慰間闊。偶因景明遣人還，輒此。

附拜起居向暑敢祈厚爲道義謹重。

與張荊州敬夫

某實魯材下，雖竊有意於學，而顛蒙鄙塞，莫知入德之門。願承下風而請餘教，爲日久矣。迺者免於憂患，適有校官之除，近復例受分教之命。到官甫數日，而恭聞麾幢，既有近問，遂獲進預指呼之末。積年所願，一旦獲伸，尙容俯伏坐隅，側聆警妙，以饑夙志。若乃道誤不情之言，蓋非晚進事君子以誠之義，有所不敢也。

與朱侍講元晦

某侍旁粗適，但獨學固陋，念欲咨請訂正，適以有德清親迎之役，遂復未果。俟至秋末，當謀西安之行，以踐子澄所諭山寺之約也。少意此間有一士人，欲以伊川易傳綆板，近聞書府所藏本最爲善。子澄之言云爾今於賓之文處，假專人拜請，敢望暫付去介異時，却得面納也。迫行凌遲，姑以幅紙問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謹重。

又

某官次粗安，學宮無簿領之煩，又張丈在此，得以朝夕諮詢。雖於習察矯贅，不敢不勉。第質鈍識昏，殊少進益。深味來教所謂下學上達之要，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日之病，凜然累日。所恨相去阻邈，不得面請。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甚。竊自揆度，領解敏悟，固後輩流。至於篤信確守，雖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苟有以教之，則必不至若存若亡，負諄誨之厚也。伊川先生行實，其間合商量處，既見於張丈書中矣。尙有欲言者，吾道本無對，非下與世俗較勝負者也。汪丈所謂道不同不相知，昨因其說，既而思之，誠未允當。但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

乏廣大溫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弘。如注中東坡字改爲蘇軾，不知以諸公例書名而釐正之耶？或者因辨論有所激，而加峻耶？出於前說，固無害；出於後說，則因激增怒於治心似不可不省察也。通書已依易傳板樣刊，但邵康節一段，所謂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不知六合如何有外？未載伊川之類，亦恐是邵家子弟欲尊康節故託之。伊川不知可削去否？其它所疑，張丈已報去，更不重出。太極圖解近方得本玩味，淺陋不足窺見，精蘊多未曉處，已疏於別紙，人回切望指教。又讀龜山中庸有疑處數條錄呈，亦幸垂喻。科舉之習，於成已成物，誠無益。但往在金華兀然獨學，無與講論切磋者。閭巷士子捨舉業則望風自絕，彼此無緣相接，故開舉業一路，以致其來，却就其間擇質美者告語之，近亦多向此者矣。自去秋來，十日一課，姑存之而已。至於爲學所當講者，則不敢怠也。伊川學制，亦嘗與張丈參酌，如改試爲課，歲時歸省，皆太學事。郡庠則初無分數利誘，而歸省者固往來不絕也。增闢齋舍，俟秋間郡中有力迺爲之。尊賢堂之類，但當搜訪有經行之人，延請入學，使諸生有所矜式，則已不失先王之意。恐不必特揭其名也。婺州易傳已畢工，今先用草紙印一部，拜納告更，爲校視標注示及，當令再修也。吉州士人劉德循樸實，有志於學，冒暑專往，掃灑門牆，幸與之進。渠與郡中人偕發，恐徒步不及健步之駛。後此書三兩日到，亦未可知。此間詳悉，當能備道也。

又

某前日復有校官之除，方俟告下，迺行。而張丈亦有召命，旦夕遂聯舟而西矣。惟是以淺陋之學，驟當講畫之任，雖所聞不敢不尊，而恐聞未必的。所知不敢不行，而恐知未必真。此所以夙夜惶懼，而未知所出者也。開示涵養進學之要，俾知所以入德之門，敢不朝夕從事。庶幾假以歲月，粗識指歸，無負期待誘進之意。中庸太極所疑，重蒙一一鑄誨，不勝感激。所諭渾然無所不具之中，精粗本末，賓主內外，蓋有不可以毫髮差者。誠爲至論，喜合惡

離之病，砭治尤切。數日玩味來誨，有尙未諭者，復列於別紙。所以喋喋煩瀆者，政欲明辨審問，懼有毫髮之差，初非世俗立彼我校勝負者也。人回切望詳以見教，幸甚。孟子楊墨禽獸之喻，乃其分內，非因激而增譏。縱低昂自有準則，此語甚善。然區區竊有所獻，大凡人之爲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工夫爲樣轍。回擒縱低昂之用，爲持養歛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孟子深斥楊墨，以其似仁義也。同時如唐勒景差輩浮詞麗語，未嘗一言與之辨。豈非與吾道判然不同，不必區區勞頰舌較勝負耶？某氏之於吾道，非楊墨也，乃唐景也。似不必深與之辨。邵氏載康節一段，意主於稱康節而濂溪之語無所見，恐不載亦無害。科舉枉尋直尺，誠如來喻，自此當束之高閣矣。易傳差誤處，旦夕便遞往金華謹厚士人釐正。噫嘻和且治矣。一段發明尤善，蓋當時草草之過也。更看得有誤處，告徑附置來臨安俟刊改斷手，即摹印數本拜納。次呂興叔中庸序說前此每以示學者伊川崇寧後出處，以無文書考正。西邊棄地始未以治行，俟到臨安少定，當討論求教也。謝先生語，其意似謂徒事威儀而不察所以然，則非禮之本。若致其知，則所以正所以謹者，乃禮之本也。時事當略聞之，近時論議者，非頹惰卽孟浪名實先後具舉，不偏殆難乎其人。此有識者之所深憂也。所欲言者，非紙墨能究。

又

某供職已月餘，雖不敢不恪守所聞，但風俗安常習故之久，齷齪頗多，此皆誠意未孚之咎。惟日省所未至，不敢譏其責於人也。開喻累幅，仰見誨人不倦之意。其間亦有尙欲咨請處，但以吳誨叔聞妻父之訃，匆匆亟歸。又某輪對適在一兩日間，未暇詳布，當別尋便上狀也。亦有一二條託吳誨叔口陳，不復縷縷。某更數日遷居，政與張丈相鄰，又得朝夕講肆，殊以爲幸。尋常每有所見，固自傾盡，拳拳所懷，亦政如來諭之意也。

又

月初吳誨叔歸，嘗拜問起居，計已呈徹。卽日秋暑未艾，恭惟尊候動止支福。某官次粗安，職守所及，敢不盡心。但學力淺薄，艷齋者亦多，敢不益思所未至。警省策厲，不敢求諸外也。張丈又復連牆，得朝夕講論。但恨几席在遠，不得咨扣爲悵耳。李教授聞進學甚力，其餘有志趣者，當不乏人。此道孤微，惟不倦誘掖，使向此者多吾道之幸也。某上旬輪對，對劄謹錄呈請教，有未安處，望一一指示。上不間疎遠，問答甚詳，所懷粗得展盡。但恨誠意不素積，無以感動耳。易傳聞婺女刊正已畢，以相去遠不能一如來喻，但改正誤而已。其版樣未整者皆未暇知也。已令印數本，俟到上納次。晦叔必常相聚，本欲作書，又恐已歸長沙，或尙未歸，語次望道區區，適今日往武成王廟致齋，而建寧適有便行，甚遽略此拜稟。向者來問數條，俟稍按堵，當得款曲商榷也。

又

某以六月八日離輦下，既去五日，而張丈去國。羣陰嶧嶧，陽氣斷續，理自應爾。然以反己之義論之，則當修省進步處甚多，未可專咎彼也。聞以漕渠淺涸，尙濡滯蘇常間，今當已泝江南下矣。某旣畢亡婦祔事，卽還婺女城中，修葺寓舍，而大人亦歸自廬陵。前此學中亦已考滿，比改秩告下，遂得解罷，累請祠便養，未報。而有召試之命，已復申前請矣。儻得如志，閉戶爲學，殊爲僥倖。或敦迫而出，亦當以心之所安，條對然後徐度進退之宜。要之所學未成，輕犯世故，招尤取累，不若退處之爲得也。向來一出，始知時事益難平，爲學工夫益無窮，而聖賢之言益可信。所恨離羣索居，無從侍坐質正耳。易傳復納三本去，告檢收。此迺附閩漕叔祖行繼此讀書，有所疑問，當皆附漕便或遞足，可往來商榷也。向蒙教以矯厲氣質之偏，此誠要論。大抵根淳未盡，氣稟偏重處，不免時時露見，政

當澄之又澄耳。太極圖解昨與張丈商量未定，而匆匆分散，少暇當理前說也。山間遊從者爲誰，用工次第，有可見教者，毋惜批諭。

又

向見論治道書尺，其間如欲倣井田之意，而科條州郡財賦之類，竊謂此固爲治之具，然施之當有次第。今日先務，恐當啓迪主心，使有尊德樂道之誠，衆建正人，以爲輔助，待上下孚信之後，然後爲治之具，以次而舉可也。儻人心未孚，信驟欲更張，則衆口譁然，終見沮格。雖成功則天，本非君子之所計。然於本末先後之序，爲有憾焉，則不可不審也。今事雖已往，亦不得不講論過耳。

又

某丐祠兩請，而堂帖屢下，黽勉復爲此來。昨日方條對，姑致區區之心，政恐害理處多，稍定，當錄往求教矣。苟尙留此暇日，自可讀書，惟是同志者鮮所鄉，不相近者又不敢輕拈出，塊然索居，殊以爲懼。第當時以書尺中請益耳。

又

大人書前日已附便張丈，旬日前得京口書，想今已汎江矣。今歲善類凋喪特甚，王芮、劉三公相繼下世，殊令人短氣。陽氣微茫如縷，其將奈何？從游者亦有可望者否？根本不實者所宜深察，往時固有得前輩醫欵言語以藉口，而行則不掩焉。媚嫉學問者，往往指摘此輩，以姦悔吾道。紹興之初是也。雖有教無類，然聖門固自有可語上

不可語上之辨。况今日此道單微，排毀者舉目皆是，恐尤須謹嚴也。

又

某黽勉復來供職，已踰月，但少耦寡徒，爲况殊索寢耳。示下太極圖，西銘解當朝夕玩繹。若猶有所未達，當一一請教，亦不敢以示人也。先入之說，非敢固執，但意有未安，要須反覆講論，至釋然無疑而後止。如孔門之間仁智，至於再三往復，昔人爲學，大抵皆然。蓋主於求益，而非立論也。論治之說，本末誠當備舉，但言之亦恐須有序。如孟子先以見牛啓發齊王之良心，至語意浹洽之後，乃條五畝百畝之說。若未孚信之時，遽及施行古先制度，則或逆疑其迂，而吾說格而不得入矣。不識以爲何如。知言疑義，亦俟後便。蓋七八日來，孟享及誕節，奔走擾擾，思慮未能精詳耳。對策謹錄呈未是處，因便乞批誨。

又

某官下粗適，第索居無講論之益，恐日就湮廢，殊自懼耳。向承示以改定太極圖論解，比前本益覺精密。西銘義前人所未發處益多，其間亦尙有所未達，恐思之未精，不敢輕往求教。當更假以歲月，平心玩索，若猶疑滯，不免煩提耳之誨也。所先欲請問者，如易傳序「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先體後用，先顯後微」之說，恐當時未必有此意。又解剝圖義，太了了，恐不善學者，不復致思。西銘諸本皆作體，其愛而歸全，今批示本以愛爲受，於歸全之義甚協。但不知用何本改定，因便併望批教。

又

某二月四日試院中奉先人感疾之間，倉皇奔歸。七日未後至家，先人既以巳午間易竇，酷痛冤毒，貫徹肺附，求死無所。去秋廬陵之歸，自處極安裕，齒髮飲食皆勝往時。達侍旁未半年，遽至大故。一官拘靡，疾不奉藥餌，沒不聞理命，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忍死營辦，以五月十六日敬終襄事。音容永隔，攀號摧裂，哀慕無窮。扶力布稟執筆，氣塞不能多述。喪禮鄉無恙時，屢戒飭令一遵典制，毋參以慝禮。今不敢有違。祭禮數年來尤勤，催督竟不及裁定。俟署退亦欲稍稍講訂。往時吾丈所定條目，便望早付下，或有暇更爲參酌。令使可遵行，尤幸。某自遭變故，窮苦危迫，粗有因而反則意思，頗知前此汗漫之非。但意緒荒塞，未能詳求誨益耳。憂居罕遇便，今復屬韓丈附達，遲速未可料。瞻望函丈，第深慘愴。

又

某哀苦日深，奄奄待盡，它無足言者。自罹禍變以來，用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名爲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喜合惡離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有義理則汗漫而不別白。遇事接物，則頹弛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厚，思慮粗少，元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未完具，意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由親承誨語，的實下手處，因便告詳指示，自度今必稍能信受奉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略也。尹和靖錄見，令抄冬深當專遣人往求教所，欲言者非此能究。它祈爲斯文葆衛。

又

某罪逆不死，復見改歲。攀號權慕，無復生意。爲學固不敢怠棄，但終少師友策勵之益。日用間精明新鮮時節，嘗苦不繕。而弛惰底滯，意思未免間雜，殊以自懼。主一無適，誠要切工夫。但整頓收斂，則易入於著力。從容涵泳，又

多墮於悠悠。勿忘勿助長，信乎其難也。堅坐不出觀，時義誠當如此。若或督趣不置，則略爲一起，展盡所欲言者。積養之久，若庶幾動悟，幸莫大焉。如其不然，則辭順意篤，發於忠愛，亦不虛於觸駭機也。太極說矣，有高安便當屬子澄收其板。精義此間，却不聞有欲再刊者。兩三日間訪問得的實，即當如來諭作沈漕書，蓋不欲虛發耳。別紙批問，謾以所見求是正，不安處，望痛賜摘誨。今專遣人往候起居，凡有可砭飭，幸無細大疏示。近日論著及與學者問答，併詳賜錄下，使得日夕玩繹，蓋道遠私居，遣介頗費力故也。

又

近者人還，伏領教字，所以誘誨飭厲者甚備。玩復數四，如親坐隅。但歲前及版書人所附兩函，則猶未之領，不知其間別無它說否。卽日春序過半，恭惟尊候，動止萬福。某罪逆不死，奮經練祭。時序流邁，追慕摧殞，殊無生意也。示諭出處之際，讀之慨然。前書所以有請者，政謂向來諸人類皆自有可恨。若得培養厚，閱理熟，處心平者一出焉，庶或有濟耳。苟堂帖出於舉行前命，則其意誠悠悠遷延許時，而忽復出於義誠無當也。或改命督趣，則是尊信之意加於前日矣。勉爲一行，以致吾義焉。盡誠意而猶不合，卷而懷之，進退固有餘裕也。不識高明以爲如何。別紙批諭，一一敬領。諸先生訓釋，自有先後得失之異。及漢儒訓詁，不可輕此真至論。蓋差排牽合，輕議下視之病學者，每每有之。誠當深戒。獨中庸首句之注，非無來歷意思，猶竊意鄭氏特傳襲舊語，未必真有所見耳。良背之用，前說誠過高而未切。竊謂在學者用之，政當操存戒懼，實從事於夫子告顏子視聽言動之目，馴致不已，然猶疑浸過用處，分數稍多，更俟深思熟看，當以所未曉處，往請教，以此便歸，速不能俟也。令嗣欲見過甚，幸久不得親炙，若得親炙，因扣過庭所聞，其益良多。但囊十日糧，其它皆不須辦。蓋此間有同年潘景憲教授者，篤信力

學用工著實，兩弟意鄉亦皆不凡。近渠兄弟素拳拳歸心於牆仞，前此累欲通書，而未敢聞。令嗣欲來，欣然欲任館舍飲食種種之責。人介甚與之處者，只有責善迫切之過，而無寬縱容養之病。潘頃歲執父喪，極毀瘠。此禮今免喪兩年，以母老不復往調官。所以詳及之者，蓋欲吾丈知其實有慕用之誠，而初非內交要譽之徒耳。不然，不敢以拜聞也。泛舟榜帖，幸檢至義烏刊精義，初不曾下手也。所欲哲諱者，皆俟後便。

又

某既拜書矣，義烏欲再刊精義者，兩日詢問，得方寫畢，而未綬板。已屬義烏相識審詢其實，而就止之。更數日，須得耗也。然婺本例買高，蓋紙籍之費重，非貧士所宜。勢必不能奪建本之售。政使其不肯止，亦不足慮。若令官司行下，却恐有示不廣之嫌，更告斟酌一報。蓋此介往反，不過半月，足可商量也。然尚有所疑者，君子之動靜語默，雖毫釐間有未到處，要當反求其所以然。蓋事雖有巨細大小，爲本根之病則一也。來教所謂本不欲如此者，意其爲心之正。既而以雕鏤之費用度之乏，不得已而止之。或者漸近於自怒，而浸與初心不類乎？此非不識痛痒，蓋吾徒講學，政須於日用間就事上商量，似爲親切，故欲以未達處請教耳。觀其生志未平之義，亦恐當深玩也。

又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爲學固不敢自怠，然塊處索居，無師友發明之益，殊自懼耳。仁說及往來議論，屢嘗玩繹。所謂愛之理，蓋猶曰勤之端，生之道云耳。固非真以愛命仁也。然學者隨語生解，却恐意思多侵過用。上舉其用而遺其體，立言者雖未有此病，而異時學者或不免此病矣。再答長沙書因性有仁故情能愛一段剖判明白而命辭却無病夫子罕言及言仁之方之，意願詳思之。薛士龍自湖歸溫，經從相聚半月，甚款。渠甚願承教，而無繇也。今鬻書人告歸，略此附承起居，度其

到遲速未可前期故不暇詳悉劉質夫墓誌嘗有之否或未有告批示當納上庵僧榜帖

又

某閨戶待盡，奄奄僅有餘息。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之益。日用間，視向來稍不甚廢惰。收斂持養，雖未免有斷續，却無斬獲計功之病。每取聖賢書，平心玩誦，雖未甚得味，然漸覺少向來口口揣摩之失。倘蒙時賜教督，俾得警省，不勝厚幸。魏元履不起，甚可傷。後事種種，想皆出調獲。某有其子慰書，敢望附達。薛士龍歸涂道此，留半月，向來喜事功之意頗銳。今經歷一番，却甚知難。雖尙多當講畫處，然胸中坦易無機械。勇於爲善，於世務二三條，如田賦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見其比。渠亦甚有惓惓依鄉之意。義理不必深窮之說，亦嘗扣之。云初無是言也。長沙嘗得書否，近亦累月不聞問也。通鑑聞嘗有所是，正亦旣鋟板果否，恨未得一見也。今因新興化潘守經從云，專欲求見，匆匆附此起居。它祈厚爲斯文護重。

又

某待盡倚廬，哀苦日劇，它無足言者。示喻愛之理，勤之端兩字輕重不同，細思誠然。蓋愛者仁之發，仁者愛之理，體用未嘗相離，而亦未嘗相侵。所私竊慮者，此本講論形容之語，故欲指得分明，却恐緣指出分明，學者便有容易領略之病，而少涵泳玩索之工。其原殆不可不謹也。長沙近得書，亦寄往復論仁及新定語孟諸說來論議，比向來殊深穩平實。其間亦時有未達處，旦夕因便當往商推也。令嗣猶未聞來音，不知今尙留膝下，或已卽路。若遂成此行，與衆中質美勤若者游處相夾持，想亦不無益。所爲劉質夫墓誌，上內永嘉諸公遺事，當屬薛士龍訪求，士龍之歸，蓋以近郡多有難回互處，故不能安耳。

又

某哀苦待盡，它無足興者。引辭今有報否，格以近制，以事勞觀之，恐未必得伸祠祿。正協周之則受之義，獨改秩有當商量處。然前代於賢者不能致而就官之者蓋多矣。竊謂少逡巡而受之可也。若確然不回，則名譽高而禮愈加異時，有難居者耳。君子之謀始終皆舉之，要須審慮也。令嗣氣質甚淳，已令就潘叔度舍傍書室寢處，其家不在遙異耳。志未定或自餘慮之所及，不敢不盡，幸少寬念也。別紙疏喻，以不欲滯此介未得詳稟。令嗣更留一兵在此，俟半月諸事及課程見得次第，當遣歸。恐欲知其肄習居處之詳也。周教授論語方借看，併俟遣此兵時，縷縷求教。此間方刊橫渠集斷手，當首拜納。說文苦無善本，見令嗣說方讐校。昨見劉子澄說贛州方欲刊書，自可徑送渠令鑄本也。洙泗言仁未合處，因便望錄示，亦欲得思索也。

又

某哀苦待盡，無足言者。日月間，比向來雖似不甚怠。而工夫亦知可向前，無消沮徘徊之意。但索居獨學，殊少講貫，神然懼耳。引辭曾得報否，不爲已甚之義，恐亦須玩索耳。令嗣到此半月，諸事已定，疊朝夕。潘叔度相與切磨，勢不容懈。某亦數數提督之。見令編書疏訓詁名數，蓋旣治此經，須先從此歷過。飯後令看左傳，舉業已供兩課，亦非全無蹊徑。但不曾入衆，故文字間步驟規矩，未如律令，久久自熟矣。凡百不須掛念。周教授駁解，看得平實有功夫，雖章句間時有所疑，要是有益後學。如所謂譬如登高，勤勤積步，及升其極，咸在目中，無非實見。凡此